# 悠远的歌声

（散文）

高亚平

哥哥拉马坡里下，
我把二妹心急下。
枣骝马儿青杨树下拴，
知心话儿没个完。
一把拉住你的手，
说不下日子不能走……

在神木，我住在一个名叫柳林的小村。村庄离县城很远。环境很幽静，一村庄的柳树绿鸦鸦地罩了青堂瓦舍茅店柴扉和纯朴得让人生出无限畅想的黄土窑洞。是一个初秋的黎明，我早起想到外面逛逛，刚拉开柴门，蓦的便听到了这令人心醉的歌声。循声望去，村外是一条清冽的小河，不宽，河水幽幽地发着蓝；河对岸是一片柳树林，暝暝中，蒸腾出缕缕白气，有一位姑娘就靠在一棵柳树上歌唱，看不清她的眉目，只能看见她的窈窕的身材，她的前方是一条羊肠小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姑娘呢？她唱得那么专心，那么动情，一定是有所思有所忆了。于是，我的脑中便现出一条荒荒的路，一位汉子踽踽的在黄尘扑扑的路上走，他的前面是一头精壮的驮东西的骡子，天空高远，阳光亮丽地洒在土地上，洒在土路上，洒在汉子的身上。汉子走过了一道道山一道道水，终于，在一个黄昏，他望见了自己熟稔的家乡，望见了那片藏有他温婉爱情的小树林。远远的，他就看到了柳林里有位姑娘在向这边张望，于是，他便挥了挥手，那边就响起了歌声。歌是信天游，缠绵而热烈，象水似火，向他漫了过来。他大喜，不顾了牲灵，狂奔到柳林。于是，俩人便长久地拥在了一起，她望着他，激动的泪水潸然而下。

想到这儿，我不觉“噗哧——”笑了，我为自己构思的这个爱情故事感到滑稽。这时，天已大亮，太阳已从东方露出了红红的脸，再寻那个姑娘，已没了影子，只有朝霞把林梢染作红通通一片。我没了散步的兴致，返身而回。改天黎明，我又听到了那个姑娘的歌声。又一日，那姑娘还在唱。我有些纳闷，便问房东老大娘这是一位怎么样的姑娘，她叫什么名字，为何每天黎明在柳林里歌唱。袁大娘说她叫俊妮，是远近闻名的好女子，她在小河边唱歌是在等她的心上人。她的心上人叫土娃，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子，他前年当兵戍边去了，最近捎信回来说要探亲。这样，这姑娘就天天在村口等。大娘讲得很淡，我却被这个极平常的故事吸引住了。黑妮对爱情那种专一执著的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

不久，我就离开了柳林村，那位姑娘后来是否等着了她的心上人，是否圆了鸳鸯梦，我不得而知。但那首情意绵绵的信天游却深深地刻入我的心里，“荞面花花开满地，四十里平川我不见你。手拿绣鞋口噙针，想念哥哥泪淹心……”

# 孔雀不飞不如鸡

袁　方

内陆省市去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流源源不断，“孔雀东南飞”一时又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也成为宣传媒介的热门话题。可招引孔雀们的东南沿海似乎并未因有些人对此持有异议而有所“收敛”，他们依然故我地高举着“招兵买马”的大旗，甚而至于“变本加厉”起来：豪华的“奥迪”、宽敞的住房、五位数的安置费、六位数的奖金……这些待遇更是“火上浇油”，任谁看了都会怦然心动，即使战国时期求贤若渴、高筑黄金（铜）台以招贤纳士的燕昭王重返人世，也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了。

“孔雀东南飞”，尽管依然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甚至重重设卡、处处设防，可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树挪死，人挪活”，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因而，这“孔雀东南飞”本身并无可非议，也无可指责。只是我们在孔雀飞走之后应该好好想一想：孔雀何故东南飞？为了钱？是的，为了钱。好在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商品世界里，钱这个字眼不再如已往那样刺人耳目了。何况，东南飞的“孔雀”们又绝不仅仅是为了钱。图的更多的恐怕还在于那里有更适应人才生存、发展的人文空间。以便有更大的可能将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当然，“东南”也并非遍地是黄金，单等着飞来的孔雀去拣。那里，论舒适安逸也许比不上“孔雀”的老窝，而竞争却更趋激烈。这是题外话，相信东南飞的孔雀们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那么，“孔雀”若不东南飞，又如何呢？有人不无偏颇却又不乏真知灼见地慨叹：“俗话说凤凰落架不如鸡，现在是孔雀不飞不如鸡。”如果内地的人文空间、生存环境不发生变化，那么，滞留于此地的孔雀有可能变为不能高飞的鸡；当人才来的时候，说是人才，来了之后却待之若蠢才、甚或还不如蠢才；待人才要飞走了，才想起是人才，不予放行。这是人才的不幸，然而更是有些地方的不幸！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孔雀的老窝”才更需要人才去建设，才更需要留住人才！

如果有一天，“孔雀”不只是乐意东南飞，而是东西南北中都能飞，东南的孔雀西北飞，大约也就不会再有“孔雀不飞不如鸡”的悲剧。

本版编辑　杨乾坤

# 《秦中杂录》序

田涧菁

绪田要我为他的《秦中杂录》写序，并非因了我的文才。我既无精进的文思，亦乏渊博的学识，半生劳碌，百事无成，愧对清风明月，桑田日暖，仅仅为着我们的相知相交。

俗说“文人相轻”，在我所有的文友中都恰恰反了其道，将“轻”轻轻地易为“亲”。因偶有相聚，大侃特侃，古往今来，评事品世，或愤怒填膺或意气奋发或嬉戏调侃，小雨轩窗，路侧河滨，低棚架下，常促膝达旦，却是多有的，愈侃愈觉心灵相撞、意情投合，就愈发的亲近。大有相隔数日不见，就有“侃”瘾犯了似的不舒服、不顺畅、不愉快。且彼此托付之事，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绪田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此次他托我写序却一拖再拖，心中实在有愧得很。

绪田长时间做着一面七品小“官”，做“官”就得管事，他又是一个极认真的人，做起事来有头有尾，扎扎实实，亏得他还有闲时间来做文，且在《玫瑰园》杂文集之后，又有了这本《秦中杂录》。从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心人。第一辑“秦中人杰”中收来了数十名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的豪俊之士，这是要有一番爬剔梳理、披沙拣金的辛苦功夫的，且还要形诸流畅通俗的文字，实属不易。

“秦中人杰”多为秦中之先贤，他们或一代帝王，或一世名将，或医、或农、或文、或史、或技艺、或酿造，多为有功于国于民于史，长河波涛，落日余晖，沙淘浪汰，不为历史所湮没，不为沙尘所掩埋，终于以他们对民族对人类衍进的功绩而彪炳于史册。绪田蒐集整理，又用极通晓的文字形诸笔端，是大有深意的。先贤如此，我们生活于盛世的人，又作何感想？

“旅途掠影”一辑，趣景趣人趣事，信手拈来略作议论和点缀，似可益情益心，　益智益神。而“社会纵横”数篇，亦是有感而发，非可用“清闲无聊”视之，针砭民风，议论世事，察乎时情，观乎世变，不“敏于事”而敢于言者，恐不为也。

古有“文以载道”之说，对“道”的阐释多有歧义。儒家自有儒家的解说，道家亦有道家的道理。然而，“道”即“理”，“理”即关乎人心，顺乎人意，是对天、地、人，对事、物、情之一定的规矩和方圆，大概不会错的。自有文以来，恐怕都有关乎人生的意义在。然而，时移世易，质语文代变，一代之人心，一代之风习自不会完全等同，承传因袭，才不至泯灭，而发现创新也自古皆然，不然，历史何以演进，人类何以发展。因之，文与时合，文与人心有关，似应是天德地义事也。绪田为文虽直，但都是感时遇事慨然而发，引出一定之理，直道一定之事，意在为今，这是值得称道的。

“秦中杂录”呈现于读者面前，各自自会加以品评，我这散淡之人，为此散淡之文，聊充为序，供诸君一哂尔！　1992年5月于西安

# 人生断想

佚名

（一）

初升的太阳，习习的秋风，眨眼的星光，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喜欢；清水芙蓉的自然，错彩镂金的人工，小家碧玉的轻柔，大气磅博的壮丽，我喜欢……大地因为有了阳光雨露，才出现了勃勃生机：人间自有甜美，梦儿才变得温馨。

（二）

可人间美意并非尽然。

人生的小路有时可能被山巅“庇护”，有时被森林“拥抱”，有时也和雪花“亲吻”，有时还被冰雹“爱抚”……酸、甜、苦、辣——如梦、似画、像诗、犹歌，继而是一抹晚霞。然而，总想他们也都是美好的：都给予了这世界和我们妍丽的光和彩。

（三）

蔚蓝就应投入大海，翠绿就应覆盖山脉，火红就应烈火升腾，金黄就应奉予秋季。

似温度计，时时有一颗向上的心，象伞，既是“一手遮天”，却讨人喜欢。

（四）

坚定，但不固执；活泼，但不浮躁，我爱。勇敢，但不鲁莽；自信，但不自负，我爱。人的尊严，心的美好，松的高洁，兰的青幽，我爱。

工作，才是成功的代价；勤奋，才是胜利的秘诀。

（五）

世间只所以有了打猎的职业，是因为狐狸太爱惜自己的皮毛；焊条只所以闪光，是因为它接触实际；井之所以和人类息息相关，是因为它心眼里唯有输出；鹊桥之所以让人神往，是因为它是心与心的彩虹……

（六）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尽管太阳也有黑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谁人没有失意？

欢乐属于达观者，幸福挚爱创造者，智慧垂青求知者，希望赋予有志者。

七绝

# 杭州行

孟　琪

八月江南探桂花，　西湖桂雨细如麻。
饶他青霭连天外，　今夜秋风一万家。

意在高远　郭立法

# 餐桌上的田鸡

●文玫

朋友请客
桌上放着一盘田鸡
城里人都很文雅
动筷前先说一声
请——
而我不敢
不敢将筷子伸向田鸡
我是从乡下泊来的一条船
不知道将会在那个码头靠岸
朋友很勇敢
筷子一上一下
象一对包着红丝绸的鼓锤
而我只能做一面破锣
半天侧敲一下
付帐时
朋友很潇洒
不停的用牙签剔着牙缝
不断的剔出一串一串的饱嗝
到了我的耳里
竟是一片蛙鸣

李白怨：噫吁戏，此酒一喝
诗兴何在？　黄渝文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编报部电话：777708　记者部电话：772227转　群工部：77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